

■ 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 ■

走

格 非

叶兆言

向

刘 恒

诺

余 华

苏 童

贝

张 炜

尔

潘 军

格

非

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走向诺贝尔

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

格

非

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格非卷·格非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5

(走向诺贝尔)

ISBN 7-5039-2017-3

I. ①当... II. ①格...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0804 号

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格非卷

著 者 格 非

责任编辑 蒋爱虹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e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17-3/1·876

定 价 24.50 元



格非

目 录

	自序	1
长篇小说	边缘	5
中篇小说	相遇	171
	雨季的感觉	206
	傻瓜的诗篇	232
	湮灭	270
	打秋千	299
	赝品	326
	锦瑟	352
短篇小说	苏醒	387
	紫竹院的约会	396
	解决	403
	月亮花	409
	谜语	415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422
	沉默	429

自序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认真写过小说了。朋友们或有问起，我总是告以没有时间；若是编辑来约稿，亦以读书、准备论文一类的托辞加以搪塞，自己也心安理得。如今书也念完了，推脱的理由似乎也不复存在，小说恐怕还得写下去。

我的一朋友从美国回来，打电话对我开玩笑说：革命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言下之意，似乎对我的懒惰颇为不解。不写作的理由固然很多。但没有时间却不是一个好借口。一个人只要想写，时间总是会有的。我当初选择读博士学位，除了使自己在大学里混口饭吃更显得名正言顺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想静一静。在读书的这几年中，我顺便对自己过去的创作进行一些检讨，看看哪些东西需要保留下来，哪些地方需要做出改变。

检讨的结果，惭愧得很，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观念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这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自负，艾略特似乎就说过，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探索都将回到我们的出发之地，回

到最初的起点。我想，随着创作的深入，一个作家的风格可以（也必须）有所变化，但是当初促使他写作的那些理由是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我一直认为，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和现实（历史）关系的一种隐喻。写作因此变成了一个双重谜语，作家设置谜语，谨慎或大胆地表达他对于世界以及日常生活的感悟和沉思。但同时，他亦常常深陷于谜局之中。

几年来，虽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思考，但亦不能说，自己已参透了这个谜语。如果说是越想越糊涂，似乎倒更符合实情。不过话说回来，反省的过程也不是一无所获。因为我在重读过去的那些作品时，确实感到有必要在叙事上做出一些调整。我从未觉得过去的写法有什么不对，只不过，我感到，同样的故事若让我重新写一遍，完全应该写得更好一些。遗憾的是，我对于处理过的题材或故事已永远失去了兴趣。我希望自己以后的创作，能多少体现出这些变化。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的经济、文化转型正在悄悄的加剧。与八十年代相比，文学界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作家对市场的依附性加深了。说起市场和传媒，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无人能将它的影响彻底摒除在外。大部分作家对市场的态度相当暧昧，他们总是不断地指责或抱怨市场的低级趣味，但他们从不拒绝它对自己的过分垂青。社会转型这个大轮子转得快一点，有人不适，有人眩晕，甚至被永远地甩了出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市场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自古以来即是如此。说到底，我以为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一部杰作的流传，也不会有什么障碍会对作家真正的才华构成致命的威胁。

长篇小说

边 缘

道 路

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条通往麦村的道路。多少年来，它像一束幽暗而战栗的光亮在我的记忆里闪烁不定。我记起那是一个遥远的四月，阳光收敛，雨水滂沱。西风驱赶着一块块疾驰的流云，暴雨像鼓点一样追逐着装满麦秸的马车，将道路砸得坑坑洼洼……

那条道路像是突然从一道山梁的背后闪了出来，沿着赤褐色的荒原伸向灰蒙蒙的天际。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条光秃秃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我漫长而短促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

在道路的另一头，我的记忆混沌未开。我只是记得一个粉红色的画面，它像一瓶被打翻的颜料在水面上慢慢荡开，它是一道夕阳的余辉，从中我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那天，父亲很晚的时候才回来。我和母亲都看到了他那副垂头丧

气的样子。他顺着护城河边的墙根朝宅院走来的时候，母亲正蹲在百叶窗台上糊着窗纸。她不时地探头朝窗外张望，好像在聆听着外面的什么声音。这是一个静寂的黄昏，通过敞开的门扉，我看见在父亲的身后，西沉的夕阳在护城河狭窄的水面上瑟瑟战栗，将河畔的芦荻和城墙的雉堞染成一片灰红。

父亲在客房里的一张木桌边坐了下来，随手翻看着桌上的一张旧报纸。

“看样子，我们要离开江宁了。”父亲说。

母亲的身体战栗了一下，她手里捏着一瓶浆糊，小心翼翼地窗台转过身来，出神地看着父亲。

“这话你已经说了差不多有一年了。”

“这回是真的。”父亲说，“我已经到了去乡下读书的年纪啦。”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母亲转过身去，继续糊着她的窗纸，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既然明天就要离开，她接下来的劳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去哪儿？”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了一句。

不过，这时父亲已经走开了。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傍晚潮湿的风拂动着门帘，门帘上挂着的几枚薄铁片互相碰撞着，发出清脆而单调的声响。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两顶宽敞的大轿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一道又一道阴暗的街巷。母亲的手紧紧地箍着我，我能够觉察到她急促的呼吸里包含着的慌乱和忧伤。

我们在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坐轿停下来接受岗哨的盘查。一名军官告诉我们，前面的护城河边正在处决犯人，因此，我们的轿子不得不在玄武门耽搁一会儿。我掀开轿帘，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军士拖着枪械快速朝城南的方向跑去，不时有几匹黝黑的战马掠过灰褐色的

晨曦，在街道的拐角处消失。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排枪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同样，我也不知道这顶猩红的坐轿将要把我带向什么地方。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种不祥的噩运已经在我们身边悄悄地降临了。

轿子刚刚走出了城区，天空就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雨水在轿顶上淤积成水珠，不时地渗进轿子里来，滴在我的脸上，将瞌睡中的母亲惊醒。道路也渐渐地变得泥泞起来，在抬杆的毛竹“吱咯吱咯”的声响中，那些轿夫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歇息。

一天深夜，行走中的坐轿又一次停了下来，一只枯瘦的手掀开轿侧的布帘，父亲的脸出现在夜色之中，它像一棵久雨缠绕的树木，在蓝莹莹的月光下显得阴森森的。

父亲将沉睡中的母亲推醒，告诉她前面不远的地方正在打仗。我似乎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看得出，父亲非常惊慌。我们的轿子在麦田和马铃薯地里歪歪斜斜地走了好一阵，来到了一处池塘的边上。那里是一片打谷场，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草垛。这些稻草大概是往年陈积下来的，让雨一淋，四周散发着霉味。

我们刚刚来得及吹灭马灯，钻进湿漉漉的草垛中，马蹄溅踏着水花的声音跟着就过来了。稀疏的枪声在空旷的荒野上发出一阵阵怪叫，它久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好像等着下一声枪响和它汇合在一块儿。我的身体不时地抽搐着，仿佛每一枪都打中了我。母亲的身体抖动得更厉害，潮湿的稻草连续不断地发出窸窣窸窣的喧响，所以，她一点也没有理会我的恐惧。

我们在打谷场上的草垛中躲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又接着赶路。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旷野里的一切都在眼前变得明朗起来，我问母亲我们还需要在路上走多久，她懒洋洋地用手指了指在视线中依稀可辨的一带远山，没有答腔。

麦 村

母亲说，在我们刚刚来到麦村的那些日子里，她一连几天都梦见了水。那些湿漉漉的水草像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她的身体，使她喘不过气来。“我一闻到墙上石灰水的味道就会做恶梦。”她说。那时，我们搬进枣梨园还不到一个月。粉墙上新刷的石灰还没有晾干，院子里整日飘荡着一股酸涩的气息。这座宅院是在祖父的手里修建的，位于村子的西南角。由于多年来闲置不用，园内到处杂草丛生，泥墙斑驳。在那段寂静的日子里，我日复一日坐在阁楼的窗前，听母亲给我讲述她做过的每一个梦。这些古怪的梦经过我不安的睡眠的滋养和复制，构成了我来到麦村以后第一个深刻的记忆。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肆意编造的梦境仅仅是出于一种变相的抱怨，一种对往昔的时日的刻骨的留恋。和大多数迁徙中的妇女一样，她认为失去的岁月才是她惟一珍贵的财富。我想起我们住进枣梨园的第一个晚上，临睡前当我问她我们是否第二天还要继续赶路的时候，母亲立刻用一种讥讽的目光瞥了父亲一眼，“我们不走了，”她说，“我们就像一棵树一样要种在这里，在这里生根，发芽，并且烂在这里。”母亲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不适应：阴雨连绵的天气、空气中飘动的花粉的气息、院里薄荷丛中开出一丛丛淡蓝的小花。她的这种颓丧的情绪立即便感染了我。

气候在转眼之间就变冷了。当树木的叶子被秋风吹黄的时候，地里的棉花也已经长熟。这天中午，母亲正在给床铺换上新刈的稻草，一个戴孝的女人来到了院中。她拨开腰门的小栅栏，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她像麻雀一样惊恐地朝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她所熟悉的一个什么人。随后，她走到了那道竹篱的边上，兀自站立在那儿，显得犹豫不决。开始的时候，母亲没有看到她。太阳暖洋洋的，使人昏昏欲

睡。

“这里的气候太潮了，”母亲对我说，“这些发霉的稻草里都长出了虫子，到了晚上，它们就会顺着床沿爬到你的脸上来。”我看见了那些肥胖的土鳖和深棕色的硬壳虫，它们在被压扁的稻草秆上爬来爬去。我又一次将目光投向窗外，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看清楼下那个女人的脸，但是，我似乎感觉到，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你在看什么？”母亲问了一句，随后站了起来。“那个女人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她自言自语地说，并看了我一眼。

现在，那个女人是背对着我们。我看见她的额上缠着一条白色的带子，它一直箍到脑后，系住了那条长长的辫子。她的手里托着一个包袱，沿着篱笆的边缘朝前走了几步，又突然停了下来，依旧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院子里空空荡荡，房檐的阴影已经将井台遮住了。井台边的一棵榆树在风中摇曳着枝条，抖落下一些金黄的叶片。

“她一定是走错了门，”母亲说，“在村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她手里抓着一把稻草，嘴巴张得很大。这时，我们看见父亲从廊下突然闪了出来，他径直走到离那个女人不到两步远的地方才停下来。然后，他们开始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非常低，那个女人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抬起袖子抹眼泪。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母亲每一句都能听得真切，我看见她不住地朝喉咙里咽着唾沫，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父亲又朝前走了一步。我开始为他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父亲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然后拽了拽她的袖子。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母亲低声地骂了一句，看得出，她正在竭力地控制住自己。

这时，那个女人已经停止了哭泣，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在他们的静默之中，母亲的耐心一下子消失了，她转过身来，由于震怒，她的脸颊有些变形。“把你的弹弓给我，”母

亲的泪水开始在脸上痛快地流淌起来，“我要把那个婊子的眼睛打瞎。”我浑身胡乱地摸索了一阵，“我把它扔在灶间的桌子上了，”我说，“要不要我去将它拿来？”母亲没有再答理我，她伏在窗前，独自抽泣起来。她的悲伤的哭泣使我马上受到了传染，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过了一会儿，父亲和那个女人已经准备离开了，他们一前一后地朝前走了几步，女人的鞋襻像是松开了，她蹲下身体系鞋的时候，父亲又一次抬头朝这边张望。他当时的那种神不守舍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当我在一天深夜凭着年轻人的大胆和鲁莽，悄悄拨开这个女人的房门，走到她熟睡的床前，被一阵阵内心的狂跳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父亲的形象再一次在淡淡的月光下呈现出来。但这个形象从此改变了内容，它带给我一种难言的忧郁、激动、嫉恨以及永远不灭的耻辱。

当天晚上，尽管母亲用她流不尽的泪水哀求了整整一夜，父亲还是执意要将那个女人留下来。她是前村马桶匠的女儿，名叫小扣，这年刚满十七岁。那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的争执也没有平息下来。最后，我听见父亲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她的父亲刚死，你总不会忍心让她到镇子里去做妓女吧，再说，我们家里也确实需要一个佣人。”“做妓女有什么不好？”母亲说，“等你死了以后，我就去当妓女。”

父亲默默地转动着桌上的一只茶杯，半晌没有说话。

我失去了父亲

这年冬天，天空连着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把房屋覆盖起来，一直埋到了窗户底下，最后将门都封住了。

我的卧室在枣梨园的后院，阁楼的窗户正好对着桔麓山的山脊。

白天的时候，我能够从窗缝中看到桔麓山顶堆着的皑皑白雪，以及断裂的山崖上裸露出来的棕红色的山石，到了晚上，蓝幽幽的雪光就会渗到屋子里面来。这天深夜，雪还在下着，我被人叫醒了。小扣走进房门给我穿衣服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背着我走到屋外，我意识到了家里也许出了一件什么事，不过，我没有显出过分的惊慌。天气格外地寒冷。雪片一落到地上，马上就被冻住了似的，脚踩上去，发出一阵阵喀嚓喀嚓的响声。

我们没有沿着回廊朝前院走，而是抄了一条竹林里的近路。小扣显得非常慌乱，她不住地喘息着，竹枝上的积雪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的身上，小扣走得太快，所以我们不得时常停下来歇息一两次。

我看见了父亲书房的灯光。飞舞的雪花将它包裹着，我还听到了那边传来的可怕的呕吐的声音和一声接着一声的喊叫，那一定是父亲在叫，它像是要把整个村庄里的人都弄醒。

父亲蹲在一只陶制的缸盆前，突出的眼珠像蜗牛一样睁得溜圆。他双手按着肚子朝缸盆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血。九斤和尚——我们家新来的仆人，不时地将一团团草木灰朝他的嘴里塞。那些草木灰刚刚塞进去，父亲就将它吐了出来，带着黑黑的血喷到对面的墙上。我看到让烟炭熏黑的墙边，炉膛的箱壁上，鲜血已经凝结住了。

“杂种，”父亲吼了一句，将九斤和尚递过来的手挡开，“你想把我噎死吗？”

父亲看上去威风凛凛的，浑身都是劲儿，一点也不像生了病的样子。看到我进来，父亲突然抬起头，怔怔地瞪着我，好像在回忆一件过去的什么事，又像是一时还没有认出我来似的，我看见他笑了一下，示意我过去。我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心怦怦直跳。我没有朝他走过去，而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他，朝母亲走去。满地都是血迹，我再小心，也没法不让它弄脏我的鞋子。

母亲静静地站在一边，手指不停地抚弄着桌上的一根砚墨。父亲

又吐了一口血。他大声地叫喊着什么人的名字，喉管里发出一连串流水般呼噜呼噜的声音。不一会儿，他的身体渐渐软下来，靠在了那只没有生火的炉子上。

九斤和尚神色慌张地瞥了母亲一眼：“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太太，老爷眼看快要不行了。”

母亲紧抿着双唇，转过身来看着父亲：“忍着点吧，人人都有这么一天，别把孩子给吓着了。”

父亲的眼泪滚滚而出，他缓缓地抬起头，朝我们摆了摆手，示意母亲将我领开。

父亲第一次流泪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他有些什么话要对我说，但一时仿佛又拿不定主意。我看见他的腰像弓一样高高耸起，然后“嘭”的一声摔在地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北风鼓荡着窗纸，噗噗直响。一绺绺雪从门缝中挤进来，闪动着晶莹的光亮。我紧紧地揪住母亲的衣襟，又一次避开了父亲投过来的虚弱的目光。我当时是那樣的害怕他悲怜的目光，我不知不觉地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

等到天色微明，母亲领着我离开书房的时候，我依然能够听到父亲渐渐沙哑的叫喊声。他在叫什么？我问母亲。他在叫妈妈。是在叫你吗？母亲说：不，他是在叫他自己的妈妈，不是在叫我。我说他现在大概害怕了吧？母亲说：他害怕。我想了想，又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留在书房里？因为……母亲犹豫了一下：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会死吗？

“会的。”母亲果断地说道。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蚕房的边上。我又闻到了隔年的桑叶和蚕粪的气息，我们在那处背风的山墙边站了很久。母亲一言不发，像是在盘算着一件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母亲拉起我的手，再一次朝父亲的书房赶回去，这时，我们已经听不到那边的一丝声音。母亲一